

生产力经济学文萃

袁 丁 编

东北财经大学情报资料室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次

一、论文

- 1、生产力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代序)……………孙尚清(1—7)
- 2、生产力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于光远(8—14)
- 3、生产力系统论——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探索……………薛永应(15—21)
- 4、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兼评单独创立“生产力经济学”的主张……………熊映梧(22—28)
- 5、工业现代化和生产力经济学……………薛葆鼎(29—37)
- 6、生产力含义和生产力经济学研究……………袁绪程(38—39)
- 7、论生产力经济学的对象、地位与方法……………刘方棫(40—49)
- 8、曲折成长的生产力经济学——兼评平心同志的生产力观点……………张文香(50—52)
- 9、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孙尚清(53—57)
- 10、生产力规律的性质和体系……………薛永应(58—72)
- 11、把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推进一步——介绍全国第一次生产力经济学学术讨论会……………韦枫炎等(73—75)
- 12、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新阶段——记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陈胜昌(76—83)
- 13、一年来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综述……………王淑文(84—87)
- 14、我国生产力经济学两年来发展概况和主要观点介绍……………关效荣等(88—93)
- 15、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纪要……………(94—98)
- 16、生产力经济学学术观点简介……………朱根(99)
- 17、外国关于生产力经济理论的研究……………^{秘书处}(100—117)
- 18、生产力理论史大纲……………王慎之(118—131)
- 19、生产力经济学与技术革命……………陈栋生(132—141)
- 20、生产力布局理论与实践讨论综述……………边古(142—146)
- 21、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孙冶方(147—156)

22、生产力系统论·····	熊映梧 (157-164)
23、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生产 力·····	黄蒿明 (165-169)
24、再论社会生产力的属性·····	熊映梧 (170-175)
25、生产力系统与社会系统·····	熊映梧 (176-183)
26、社会生产力结构·····	牟朋文 (184-187)
27、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	吕 嘉 (188-191)
28、现代生产力基本构成论·····	王师勤 (192-201)
29、中观生产力系统论·····	张良弼等 (202-206)
30、论生产力系统的“软件”·····	熊映梧 (207-212)
31、论宏观生产力系统·····	张良弼等 (213-217)
32、“社会生产力”新议·····	张国平等 (218-220)
33、生产力因素论·····	薛永应 (221-227)
34、试论现代生产力诸要素·····	项启源等 (228-234)
35、论生产力范畴及其诸因素·····	许惠兰等 (235-239)
36、试论生产力要素的替代效益·····	李晓帆 (240-243)
37、宏观生产力系统的基本属性·····	张良弼等 (244-245)
38、论生产力标准·····	光明日报评论员 (245-251)
二、论文索文·····	(252-267)

生产力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代序）

一、生产力经济学的历史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孙尚清

生产力经济学的名称，最早是于光远同志提出来的。我在一九六一年《经济研究》第二十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过“生产力组织学。”在六十年代的初期，我国经济学界提出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力组织学问题，决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一些经验，当时理论界也从理论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了一些探讨和总结。那时，经济理论界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有点脱节，没有统一起来。由于革命性脱离了科学性，革命性就往往表现为空洞的左的口号，行动上有时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使我们的经济建设遭到了挫折。经验告诉我们，搞经济建设应当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所谓科学性，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规律性，即我们的政策、方针、措施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的问题。当时，大家从各种经济规律的角度进行总结的时候，提出了与生产力有关的许多问题。为了把革命性与科学性结合起来，在经济科学方面，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问题，而且应强调和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问题。可是，当时的经济科学并没有专门研究生力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在研究生产关系的限度内联系生产力，联系上层建筑；自然科学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生产力的技术方面，或者技术属性。从经济方面来研究生生产力，把生产力作为一个独立客体，以研究它的规律为对象的科学，当时还没有。于是，就出现了应该建立生产力经济学或生产力组织学的建议。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只有实现社会的结合，才是现实的生产力。如果各要素都各自独立地存在着，那就只能说是潜在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比如说未开发的资源，工具、机器在那里摆着，没有工人去操作，或者没有加工的对象，这就是潜在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被现实生产力决定的，尽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影响有反作用，但归根到底它是被生产力决定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运动和变化，归根到底也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无非是经过一个基础的“折光”，经过一个生产关系的“折光”，虽然经过一些中间环节，毕竟还是由生产力最后决定的。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科学地认识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准确地认识、判断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才能很好地组织经济建设，并且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来调整 and 改革生产关系，来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可是，我们在经过搞建设的过程中，有的时候，特别是五八年以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由于对生产力的运动规律没有很好地研究，从而对生产力状况和水平的认识，有的时候是不完全正确的，有的时候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此，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干了好多没有经济效果，甚至是破坏生产的蠢事。比如，否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质，以主观愿望来代替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大跃进”中普遍出现主观随意地搞生产指标的翻番，甚至翻几番。结果生产不但没有上去，反而下降了。在劳动工具、劳

动对象和它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都不具备的条件下，搞“全民炼钢”，给我们的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取得的效果是一个负数，消耗的财富比得到的财富多得多。再如，脱离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孤立地强调人的因素，孤立地强调劳动者的革命热情，搞人海战术，认为人上去了，一切就会有，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失败的。还有在“大跃进”中，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孤立地、片面地、突击发展某一种产品，当时主要是突击钢，实际上也谈不上钢，主要是搞了烧结铁。生产力在客观上有一个合理结构的问题，孤立地搞一种产品，即使搞成功了，也没有多大的经济效果。当时也有些基本建设搞无米之炊，搞了生产工具，搞了设备，搞了厂房，也有了劳动力，但没有原料，有的时候没有电，不配套，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这些都应该看成是我们对生产力规律的研究不够所带来的问题。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城镇个体劳动者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我们离开了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我国的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生产力结构，既有卫星上天、洲际导弹这样的尖端技术，又有手推车、手推磨、独轮车，甚至还有刀耕火种。然而，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某些阶段上，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却不顾生产力这些客观状况，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来改变农业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毛主席原来提出用三个五年，就是说十五年的时间，但实际上是两三年，初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刚变成高级社，接着就搞人民公社化，在全国一哄而起，不顾生产力多层次、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这就必然造成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仿佛小脚穿大鞋，这样的生产关系就很难巩固。所以很快就提出队为基础，一下子退到了初级社的核算规模。我们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确实有发展，但并不是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很快要求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我们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来观察，对生产力状况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也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高级社刚建立不久，有些地方就搞包产到户，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脱节，生产力必然强制着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的状况。一九五七年把包产到户“辩论”回去了，并“趁热打铁”，搞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核算单位再扩大，公有化程度再提高。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六十年代初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又很快被“批判”了。一九六四年农村的“社教运动”，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批判包产到户。现在的包产到户在我们中国合作化以来的历史上是第四次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复杂，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总可以看出，“一刀切”的农业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千差万别的生产力状况。现在确有少数地方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多年合作化，可是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福利，生产并没有什么发展，靠吃国家的返销粮，靠国家救济。在这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我觉得是无可非议的。但也有更多的地方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有很大提高。全国已经有了一亿八千万马力农业动力机械，有了五千万吨的化肥，有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和七亿亩水浇地。许多地区农民来自集体的收入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那么，在这样一些地方，怎样对待包产到户的问题，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城镇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合作化也搞得太快，搞得太猛，大合大并。以北京市为例，

解放初期，人口约150万，当时有饭馆、小饭摊一万五千个，吃饭是很方便的，没有感到什么排队问题。现在，北京城区人口将近500万，经过近几年的恢复，饭馆、流动食品车、售货亭加在一起才一千五百个，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十分之一。最严重的是一九七二年，砍得只剩下六百个。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有很大的不方便。北京的这种状况，也是我国一些城镇的缩影。所以出现这样情况，应当说主要是由于没有看到我们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个体经营在城市和农村都将有很长时期存在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对生产力发展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地研究，而我们现有的经济科学又没有一门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这样，人们当然就想，应该逐渐地创造条件，建立一门生产力经济学，来适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同时也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有一个科学的基础。

第二，六十年代初期，提出生产力经济学的建议与国外学术界的情况也有些关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他们许多经济学家也遇到了类似我们中国六十年代初期所碰到的问题。苏联也没有一门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这样，就出现了雅罗申柯的意见。雅罗申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斯大林批评他说，你用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取代生产关系的研究，取代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应当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斯大林反对了雅罗申柯用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代替生产关系的研究，反对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一点是正确的；至于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应该是经济机关制订政策的时候研究的对象，不管这个说法如何，他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合理组织应该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研究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认为斯大林反对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其实，这是误解。斯大林对于二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方面理论上的斗争是很敏感的。二十年代德国女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生产关系就跟玻璃板一样，是透明的，是一目了然的，因而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健全、过度时期的结束就结束了，只剩下经济计算之类的具体问题。波格丹诺夫、布哈林也是如此主张。列宁在《评布哈林的〈过度时期的经济〉》里，批判了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论点。斯大林继承和捍卫这一条，所以雅罗申柯的建议提出来以后，他马上很敏感地认为这是二十年代卢森堡以来的所谓狭义政治经济学派的一种复活。但是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还是懂得不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不行，所以他并没有反对有关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出现生产力经济学的倡议与苏联关于经济学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三，从我国经济学界研究工作的状况来看，六十年代初期提出建立生产力经济学也不是偶然的。建国以后不久，国务院就指示中国科学院组织长江、黑龙江等主要河流的综合考察机构，要吸收各方面的科学工作人员包括经济学家参加，开展对生产力的调查研究。另外，在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还建立了“生产力配置”这样一个研究组，当时有的高等院校也设立了生产力配置专业。这样，在研究和教学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资料。此外，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部门的研究机构，对于部门、企业的生产力合理组织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也都搞了有关生产力的调查研究。总起来看，我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出现建立生产力经济学或生产力组织学的建议，应该说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这个建议提出来之后，很快就得到经济学界的比较广泛的响应和

支持，接着在学术界对于生产力规律问题、生产力要素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一批从事政治经济学、生产力配置学、部门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某些专业的研究、设计和教学工作，开始进行了生产力经济学若干专题的调查研究 and 资料整理工作。但是1964年由于搞“社教运动”，接着1966年又搞“文化大革命”，生产力经济学和别的科学一样，都停顿下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力经济学也得到了解放，从以前的停顿状态重新复苏过来了。1978年，我国报刊上又出现了生产力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有关生产力问题的研究规模也比以前更大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生产力经济学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具备了召开全国第一次生产力经济学学术讨论会的条件。

二、生产力经济学与四化建设

生产力经济学与四化建设的关系非常密切。第一，四化中有三化直接就是生产力。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首先是工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对于科学技术，学术界有人认为不一定直接就是生产力，但是大家都承认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有的直接相关，有的间接相关，基础性的自然科学间接一点，应用科学就直接一点，所以四化中有三化直接就是生产力。至于国防现代化，好象直接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但是国防现代化是依存于生产力现代化的，依存于工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关于这个道理，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想要原子弹是真想还是假想，你要是真想，十分想，那你就好好搞经济建设，你就要腾出一点军费来，只有经济建设发展起来了，国防才能真正强大。这个道理讲得很对，因为不可能设想第三流的经济能搞出第一流的国防，特别是现代国防。因此，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孤立地强调国防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对的。当然，中国是个大国，与中小国家相比，在相同的发展水平上，我们的经济实力 and 国防能力会强大些。什么原因呢？一条是，我们国家大，可以适当集中我们的力量，包括资金和物资，来重点发展某些部门和某些产品，可以在这些部门和产品生产上达到较高的水平。我们搞出原子弹时，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才几十美元。这在小国家是很难设想的。但集中人财物力要适当，过火了也不行，要与其它方面保持协调。另外一条是，大国在经济上调剂的余地大，犹如五口之家，一个人平均五十元收入，和一个单身汉也是五十元收入，二者实际生活水平上会有很大的差别。由小推广到大，道理类似。还有一条，我们人口多，幅员大，自然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这样，我们和相同经济水平的中小国家相比，在自力更生的能力上就要强大得多，受国际市场风云的影响、牵制要小得多。但是，一般的规律对我们还是有效的，我们在承认一般规律起作用的前提下，应该注意到我们国家大的特点。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四个现代化，三个是生产力本身，一个依存于生产力。我们要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然后按照这样的规律和其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制定我们的经济政策，制订各项措施，使它们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这样，四化的进程就会加快。

第二，研究生产力运动规律必然要联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研究生产力，科学地认识生产力的水平，认识生产力进

一步发展的趋势，就可以为我们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上层建筑，提供科学地依据，使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适应生产力，都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见，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还会有利于我们四化建设进程中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第三，生产力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互相吸收彼此的研究成果，互相促进。生产力经济学在吸收别的经济学科的成果来丰富和营养自己的同时，也促进其它经济学科的发展，因为它的成果也可以被别的学科应用。这样就有利于所有经济学科的共同繁荣，这正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比如说，生产力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依我看来，政治经济学从一般理论和方法论上对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有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所有经济学科的基础，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社会主义所有经济学科的研究都应起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时候必须联系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有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更科学化。过去，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决定生产关系变动因素的认识是不深刻的，这就很难科学地阐明生产关系的规律。科学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随着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手段的不断发展，有一些客体会不断地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对象。就是说一门学科能够存在，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客体来作为研究的对象。没有这一条，这个科学是站不住的。在研究这个客体的时候，一定要联系一些方面，但我们不能把研究特定对象时要联系的一些范畴都弄到自己研究对象里面去，否则就必然和别的学科打架。如果一门学科没有明确的特殊的对象，它的对象正是别的学科的对象，那么它还研究什么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生产关系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它要联系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毕竟不是它的研究对象。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它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要联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不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当作生产力经济学的对象。当然科学发展史表明，在学科愈益增多、愈分愈细的同时，即在各门学科的对象逐渐趋向单纯化的同时，还有另一种趋势，这就是综合性的趋势。出现了许多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这是两种同时发生、并行不悖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会影响生产力经济学单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生产力经济学还要为各个部门经济学和经济管理学、企业管理学，都提供一种基础性的东西。作为部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等等，它们要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是生产关系的规律，也要应用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是生产力的规律，同时还要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就是自然规律，来研究某一部门某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经济学也可以促进各个部门经济学的发展。

第四，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有助于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四化中的运用。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四化中都有一个应用的问题。对生产力这个社会范畴，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生产力本身有技术属性，就是自然的关系，自然的规律，它也有社会属性，比如说管理，分工，协作，劳动组织等。生产力几个要素的合理组织，这个组织问题既有生产力中的社会属性，又有技术属性。我们对生产力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求把生产力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这就可以为一般的经济理论，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实际应用提供某种环节，某种方便，创造某种有利条件，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应用。某一项生产手段方面的新技术，如果不通过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证，就不会有理想的

经济效果，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拿武钢一米七轧机来说，那个设备不能说不先进，但是它能不能带来最好的经济效果呢？这不但要有技术科学的论证，还要有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证。因为它是摆在武汉钢铁公司，这里有这里的具体情况，要它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有原料、劳动者、还得合理地配套，使它们结合起来。先进的生产手段，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现在，一米七轧机，投资40余亿元，只能发挥生产能力的30%左右。可见，单纯的技术科学、自然科学的论证是不够的，要有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证，还要有其它经济学的论证，即把科学技术与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生产力经济学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也是四化所需要的。

三、生产力经济学面临的一些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搞四化建设，迫切需要生产力经济学多出成果，为四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在当前生产建设中的许多突出的问题，都是与生产力经济学直接有关的。比如说，经济调整中改变我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个经济结构里面当然也有生产关系结构，但主要的大量的是生产力方面的结构。

下面我试列举一些生产力经济学面临的课题，供参考。

在宏观方面：第一，全国生产力空间合理布局的问题。第二，经济区划和经济中心问题。第三，各产业的合理结构及其内部的结构问题。第四，社会产品结构和部门产品结构问题。第五，大中小企业结构问题。第六，我国劳动力这样多，想很快地全面搞自动化，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安排重大基本建设项目的技术水平时，必须考虑合理技术结构问题。第七，基础结构与产业的集中和分散问题。基础结构是产业集中与分散的先决条件。基础结构不能提供必要的条件，就读不上工业的合理布局。所谓基础结构，指的是交通、能源供给系统、水源系统，以及各种公用事业等等。不创造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想搞合理布局，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强制地不顾条件地去搞，就象我们的大三线建设一样，设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生产效率不能达到设计的水平，成本很高，浪费很大，产品也不能达到预期的质量，技术人员和工人也不能安心在那里工作。我们建国以来，避免大城市膨胀的问题，领导部门是很重视的。建国最初几年还没有这个问题，以后年年都在抓，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受大城市膨胀之苦。北京人口控制那样紧，仍然在不断膨胀，企业也是不断增加。这是因为大城市搞一个工厂，投资省、效果好，在边远地区搞一个工厂，现拉电线，现修道路，运输那么远，运输成本很高，整个经济效果当然就差了。所以社会不发展到一定的经济水平，基础结构没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要想产业能够合理的分散布局是不可能的。要想使产业合理分散布局，就要老老实实地在基础结构的配置上和建设上努力。

在微观方面：第一，企业的合理规模问题。一个企业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它有一个客观的合理的规模。合理规模受那些因素制约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研究。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三十万吨乙烯，三十万吨的合成氨，为什么都是三十万吨？这是经过各种复杂的计算、研究和实践以后定型的。今后如果化学工业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也许搞五十万吨是最佳规模，效果最好，那要看各种条件的变化。总之，企业的合理规模，要适应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什么产业的企业，合理规模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生产力经济学要研究的。第二，企业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问题。这里有生产力技术要素的合理化，也有社会要素的合理化，还包括企业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

应该指出,生产力学经济学的研究与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关系甚大。生产力合理组织,受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现状的制约,同时它的研究又为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改革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上列举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化成一系列的小问题,我们当前需要研究的课题确实是很多的。

四、对当前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的几点意见

我们现有的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研究工作的基础,虽然建国以来有了一定的积累,但还是较薄弱的。另外,我们的研究工作者,普遍缺乏自然科学的素养。现在外国许多人先学理工,然后再学管理。搞生产力学经济学的人,最好是学完了理工再学经济,或者在学经济的同时进修理工。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自然科学的底子一般比较差的状况应当逐步改变。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如何搞好生产力学经济学的研究,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研究课题的选择应该从实际出发,力量强一点的就搞大一点的题目,力量弱一点的就搞小一点的题目。通过专题研究,逐步形成系统的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论说明。我们的选题不当脱离四化建设的紧迫问题。我们不要急于追求建立理论体系。而这一点往往是新学科建立时研究工作者容易发生的偏向。没有作足够的研究和各个方面的探索,就想建立理论体系,这是不现实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在研究工作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

第二,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某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建立起来。我们从事政治经济学,从事部门经济学,从事管理学,从事技术经济学等等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我看不一定要脱离自己的专业来研究生产力学经济学,而应当是结合自己的专业来进行生产力学经济学的研究。至于建立专门的教学机构,比如在大学里专门设立教研室,设立专业的研究室或者研究所,要等条件成熟,不宜操之过急。因为如果研究工作基础没有打好,即使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有了专门研究人员,也无济于事。不论是什么专业,只要你研究的课题是生产力学经济学的课题,就仍然可以对生产力学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也许需要专门的机构,那要看条件的发展。现在有许多新的学科并没有专门的机构,外国也是这样。各地方各部门条件不同,可以适当举办生产力学经济学讲座。在“文化大革命”前,西北农学院、重庆农学院,曾经开过生产力学经济学的课,去年贵州工学院也开过生产力学经济学,上了四十个学时,学生反映也不错。重要的问题,是真正研究生产力学规律。

第三,通过报刊适当地多发表一些生产力学经济学的文章,同时也适当地开一些不同规模的生产力学经济学学术讨论会,人不一定很多,十位八位也可以,一个省的范围也可以,几个学校之间、几个研究所之间也可以联合举办,不拘形式,促进学术交流。

四化建设的发展,为生产力学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我们应该在这个形势下,认真地把研究工作开展起来,使生产力学经济学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经济科学》1981年2期

生产力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于光远

现在我讲讲，为什么要建立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学科，它的对象、任务、内容，它与其它经济学科的关系，以及它有什么分支等问题。

基础的经济科学与应用的经济技术 我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研究社会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这一部分叫基础的社会科学；另一类是研究如何科学地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以达到我们预定目的，这一部分叫做应用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个分类方法，在经济领域里的基础的社会科学就叫基础的经济科学。我们平常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属于基础的经济科学，而在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的社会技术学就叫应用的经济技术。比如制定战略计划、政策等等就都属于应用的经济技术。我们这个生产力经济学也是研究社会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因此它和政治经济学一样也属于基础的经济科学的，当然基础科学也要进行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数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但计算具体的数学题也还是基础科学。所以基础的经济科学不限于抽象的原理的阐述，也要作许多具体的研究，否则基础的经济科学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基础科学不是自我服务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认识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但是搞基础科学的人，仍应该关心自己所研究的基础经济科学的应用。科学研究的最后的目的是应用，对今天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来说研究的目的是要运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从基础科学到它的最后运用，中间有一系列的环节，有它的系列性。一门学科的科学成果发展成另一学科的成果，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要进行研究。所以，科学组织工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总之，生产力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基础的科学，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科学也是这样。研究生产力经济学就要关心它的应用，并在应用中发展它本身。

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部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生产、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整个生产过程，就是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总和。对于适合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生产的一般的研究，叫做广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经济学是它的两大门类。以前没有生产力经济学这个名称。理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前是同义语。现在我主张把理论区分为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学两门。我认为把理论经济科学区分为生产力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有其客观根据。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我提议建立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我认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把理论的经济科学划分为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学两个学科对整个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有好处。我提出的划分方法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门理论经济科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的运动规律，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规律。同时把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统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对象、研究生产力内部的矛盾是运动的规律、是发挥现有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规律。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经济组织也越来越严密，国家的经济作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

家中也越来越显著。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社会科学中，把这两个学科摆在同等地位、同等水平、我认为合适的。从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的分科是越来越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生产力经济学的内容也是有的，它分布在许多经济部门当中。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科学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喜欢用这些名词术语，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不用，他们常常是偷偷地接受、偷偷地使用这些概念，但是他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是不明确的，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不可能象我们这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建立生产力经济学。

资本主义制度下当然也有生产力经济学问题。在建立生产力经济学这门学科时，需要对生产力经济学作一般的研究，这时候就有必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经济学问题考虑在内。但是由于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的生产力经济学任务很重，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经济学问题。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的，我们是以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身份来进行研究这门学问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发展政治经济学。但是现在我们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任务并没有完成，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是长期的、细致的、具体的工作，要求我们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多做些探索工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已经这么繁重，如果再把生产力经济学的任务加进去那就更重了。所以，把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分出来，较为有利。另外，从研究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规律，从研究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如何发挥现有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专门建立一门生产力经济学也很有必要。因此，我认为把理论经济学，分成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既有客观的根据和经济上的原因，从功利上考虑也是有好处的。

什么是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中究竟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二要素和三要素的长期争论。二要素主张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三要素论主张加上劳动对象。我是坚持二要素论的。我的根据是，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来源于我们对生产力作何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生产力（它在数量上表现是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是特定的社会征服自然界取得物质产品的能力。坚持生产力三要素的同志，对于生产力是不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和程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因此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我认为应该确定社会生产力的上述概念。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表示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如同打仗，军队的数量、素质，武器的装备等构成抗衡、征服敌方的战斗力，而决不可以把敌人也包括在我方的战斗力之内。那么，作为征服自然的战斗力，就不能把自然界也包括在内。因此，不能把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放在生产力内。当然使用什么作为劳动对象，也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表现。如用塑料作为劳动对象就是这样。三要素论者常常举此证明劳动对象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其实，全社会的劳动对象是自然界。关于某个特定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当然不一定是天然的自然物，而只是最终来自自然界。因此，其中表现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劳动对象的进步，都是劳动生产物。这种进步就是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的进步带来的。而讨论社会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时所说的劳动对象是天然的自然界。

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上，我们还见到用什么材料去制造工具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影响，比如用石头、青铜、铁等制造的劳动工具，就表示不同的经济时态和时期。这也是三要素论者用来证明劳动对象包括在社会生产力概念中的一个根据。但是根据上而我们讲的道理，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在这里只是能否获得标志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的客观条件。

即要有铜矿才能把铜提炼出来,才能创造出铜器,要有铁矿才能把铁冶炼出来,才能有铁器,如果因为自然资源方便的条件,如墨西哥和玛雅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没有铁器。但是同一个既有铜又有铁的地区,如在湖北大冶,还是先经过铜器时代然后才发展到铁器时代,可见使用铁器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也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自然条件仍不是生产力的要求。三要素论者以原材料的革命对生产的意义等作为自己的论据,事实上,原材料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发挥生产力的作用与发展生产力 我们在前边已经区别生产力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发挥社会生产力说的是已有的社会生产力的功用问题。而发展生产力则是改变社会生产力本身。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等于生产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善于和不善于发挥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生产水平。而生产力本身是可变的,生产力水平可以因劳动者生产知识、生产技能的提高,人数的增加和劳动工具的增加和改进而提高。区分发挥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在这样两件事中,包括着不同的内容。在发挥生产力中,既然我们把生产力的各个要素看作是既定的东西,着眼点就是这些要素的结合和这些要素以外的条件。研究这些要素的结合和外部条件变化,如何影响到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的发挥。而在研究生产力的发展时着眼点就是生产力各要素本身如何发生变化的过程。

不仅如此,明确区分发挥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与否,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发生较大的影响。即在一定的条件下,需要强调发挥原有的生产力。如果不做这种区分就有可能在应该强调发挥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时,仍用过多的力量去搞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建设。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想指出两者不能截然分开。还举打仗为例。打仗本身是发挥部队的战斗力,但你把敌人的武器夺过来,把俘虏收编下来,你的战斗力就发展了。我们在革命战争中和敌人打仗,就是在发挥自己的战斗力中发展自己的战斗力。在生产中,也总是要在发挥现有生产力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增加生产工具,改进生产工具,都要靠发挥现有社会生产力,就是把一项基本建设过程搞起来,本身也就是发挥原有的生产力的作用。

进一步说,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会经常发生原有生产力的破坏,如工具的加速折旧。有时还会一次使用就换掉,比如,用炸药炸山,炸药这种工具,就是一次就消耗完的。把山炸开了,炸药就没有了。社会生产力可以有正发展,也可以有负发展,负发展就是破坏。两者相互抵消的结果就是社会生产力真正获得的发展。对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自然资源的自然条件当然是可以发生重要影响的,但是发生影响是一回事,对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又是一回事。

劳动者论 生产力经济学中说的劳动者,不同于政治学或社会学中说的劳动者,生产力经济学中说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要素。而政治学讲的劳动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如在政治学中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

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力的主体和生产力的客体。我们知道,生产工具是劳动者器官的延长。工具始终要受劳动者发动和控制、操纵的。在任何时候,生产都离不开劳动者,而劳动者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关于劳动者的数量。我国大多数省市人口密度偏大。特别是每人平均占有耕地很少。我们要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讲人口问题时,一定要对马尔萨斯主义持批判态度,不能只看到人是消费者,而看不到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要素,要看到人能创造出比其自身消费

多得多的产品。(当然,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也应加以研究的,但是这不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我们国家的土地可以划为西北部和东南部两大部分。西部、北部为干旱和高寒地区。这两种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国土的52%,而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可见,我国还有广大的地区有待开发。这些地区之所以没有得到开发当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观条件之一就是缺少人,就我国的现状来说:人口多的地区富裕,人口少的地区贫穷。象无锡县这个地方,1980年每平方公里为1,052人,江阴县每平方公里为1,127人,生活得很好。而且,即使在这些地方,土地还有潜力。无锡县的许多地方还有杂草,如果把这些杂草变为牧草,就会得到很多的经济收益,路边、河边种树,种得也不算好。因此,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为了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作用,就要搞好劳动者的保护,要基本上保证劳动者的健康,这是第一个方面。

关于劳动者的质量或素质,在这个概念里,包括劳动者的体力方面的健康和强壮,和智力方面的发展。即劳动者要有较多的科学文化,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指出:“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加起来,是构成社会的生产力。”这就是说,生产力概念里包括了劳动者的素质,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发展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在生产力学中,说到劳动者的时候,不仅有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同时还有发挥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考虑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它的功用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发挥。因此,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开展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积极性,就是发挥作为生产力的劳动者的作用的重要方面。进一步在生产力学中讲的劳动者,不仅是一个一个的劳动者,而且是作为总体的劳动者,即组织起来的经过分工和协作结合起来的集体劳动者。劳动组织得好,每一个劳动者的作用才能得到好的发挥。在劳动者的概念里,应该包括管理者。象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也是生产力。当然经济学家只有发挥得好,才是生产力,如果净讲些错误话,净出些馊点子,那就不是什么生产力了。

生产工具论 关于生产工具中的一种“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的“机器和大农业”一书中具体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这种科学方法是完全符合生产力学要求的。他在《资本论》中所以对机器系统地进行科学分析,是想从分析中加深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但也给了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工具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的典范。从马克思以来,生产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革,可是我们很少用马克思研究生产工具的方法和精神再来系统地研究新的生产工具。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国外这样来研究生产工具的人也不很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出成绩。

在研究生产力学中“生产工具论”时,前人对生产工具的重要论述,值得我们重视。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黑格尔在《小逻辑》里曾经讲过:“被列宁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萌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第二条注解中引用了)‘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的另一番话,“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通过实践和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他借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征服自然界,同时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问题在于:自然界的对象是强有力的,它们

进行种种的反抗。为了征服它们，人在它们中间加进另外一些自然界的对象，这样，人就使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本身，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明工具。人类的这种发明是出于精神的，所以应当把这种工具看得高于自然界的对象。”所谓工具，德文mittel，也就是媒介。

生产中的媒介物，当然是物质，是自然物。制造和使用工具，就是让自然界反对自然界。所以，黑格尔讲，工具也是自然物，是精神创造出来的自然物。这种自然物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而是人的智慧，人的精神创造出来的自然物。这个里面就包含着精神，看到这种物质就感到精神。看到一个原始人的石刀，就看到猿从动物已进化到人，工具本身已经包含着精神在内。精神财富有两方面的物化，一是物化到劳动者身上，即物化为劳动者，使劳动者有了更高的科学文化，更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再一种物化就是物化到工具上去。

人们常说，工具是运动器官的延长，其实不仅如此。举容器这一类生产工具为例，这是人什么器官的延长呢？不那么好说。但它们无疑地是一种生产工具，有些生产，没有这一类生产工具是不行的。特别在化学工业中容器这种生产工具占着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了容器性的生产工具，称它为生产的管脉系统。可见生产工具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对它进行分析。总之一切和人结合在一起用来征服自然界的東西都可以看作工具。当然器官延长是多方面的，例如，人的认识器官也可以延长，如显微镜、望远镜等。我还认为，人的脑子也可以延长，算盘、电子计算机等等就是这样。认识器官也是改造世界的手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生产看作是能够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工具。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工具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象帮助我们认识生产中必须认识的问题的工具难道也不是为了进行生产所必要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看作是生产工具？还有一些劳动的条件比如说厂房、道路、灯光等等，是不是工具呢？我认为也是。因为没有这些劳动条件生产也不能进行。以厂房为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劳动者的生产工具的“容器”，我们需要用它来保护劳动力，保护生产工具，需要用它来作为劳动、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我还认为，挖出来的煤也是生产工具。因为除了人的肌体可以延长外，还有一个体力的扩大。人自己只有这么一点点动力。人要借助于手中掌握的能量，才能成为一个大力士。人们掌握的能够使用的燃料和动力就是使人的体力得以扩大的工具。总之，我认为凡是我們获得的用于征服自然的力量和东西，都属于生产工具的概念。对于生产工具进行理论的抽象分析，把它分类，加以条理化，并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应该包括在生产力学“劳动工具论”范围之内。

自然资源 and 自然条件论 自然资源 and 自然条件本身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是发挥与发展生产力的条件，而且是发挥生产力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在生产力学中需要进行研究，正如在打仗中，要发挥你的战斗力，就要研究敌情。资源和生产力的关系总的说来就是它影响到社会生产力在某个特定领域能否得到发挥。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79年春我去日本访问，一位银行家向我了解中国是否有意利用日本的地质勘探力量，他告诉我日本有强大的地质勘探队伍，但是国家土地有限，没有多少勘探工作可做，因此日本从几年前开始，地质勘探力量主要在外国工作。这就是本国的自然资源，已使社会生产力的这一部分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了，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举煤和石油的开采作例子。一个煤矿或油田，在它还有可开采的储量时候，矿山和油田的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它的作用就可以得到发挥，一旦储量枯竭，这一切就不能再发挥作用，有的生产工具还可以转移（但在这种转移中它们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有的生产工具如各种建筑物，它们的使用价值会化为乌有。

矿山和油田是这样，一个国家整个来说也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说一国煤和石油都是自然资源。它们的多和少，开发条件的好坏，对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这一个国家没有煤和石油，就只有从外国来进口。这就要付出很大一笔外汇，影响到冶炼，和以石油做燃料和原料的各种生产。现在全世界都闹石油危机，现在煤和石油有较丰富的储藏量，我们要把现有的石油与其它资源利用好、保护好。我国是一个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的国家。从这点来说，我国有着资源优势。但是，我国人口多，按人平均的资源又是比较少的。因此从长远来考虑，我们要把现有的煤、石油和其它资源保护好，对于保护资源我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长远的战略考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自然资源有两种：可再生的（无限的）和不可再生的（有限的）。这二种资源在生产力学中都要重视。水利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如果你不利用它，水就会流失。特别是可燃矿物资源是有限的。因为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后，在古代生物中才有极少部分变成了可燃矿物。它们所处的地层很浅，非常容易枯竭。当然，目前为了争取时间，需要加快开采可燃矿物的速度。但一定要作长远考虑，考虑现在也要考虑将来。煤和石油不仅是燃料，它还是重要化工原料，或者说更多的是化工原料。烧掉石油和煤，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烧掉钞票。所以在今天，我们开发煤炭和石油时，必须认识到，开发是必要的，但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和严格的计划，生产力学要从理论上研究这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烧掉煤和烧掉原油是一样的，在烧原油的问题上我们已有很大的教训，在烧煤的问题上也要注意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特别重视水力资源的开发。水力资源是再生资源，可以做到永续利用。

自然资源的概念不等同于自然条件。后者可以包括前者，而前者包括不了后者。比如给人类只能带来灾害的自然条件，就不能叫做资源。比如容易发生地震、台风、洪水这种自然条件就不能说是自然资源。防止这些灾害，是一种生产活动，是一种改变自然的工作。但带来灾害的自然条件并不是有利于生产的。我们保护了环境，就是创造好的劳动条件，所以环境保护也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给人们提供一种安全的有利的环境，但是污染也不是一种资源，资源指的是在现有历史条件下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自然条件。在生产力学中应该对这种有利条件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以便于把它利用来发挥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谈国土经济学时，讲了四个词：开发、利用、保护、改造。开发也是利用，我们用开发这个词为的是强调要使这部分自然资源从几乎完全没有被利用进入被利用的状态，而我们利用这个词，目的是要求对已经利用的资源，更进一步地去充分利用它们。

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生产力和劳动对象的结合 前边分别讲了生产力的各要素，这些要素的结合非常重要。如果这些要素处于分离状况就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的结合。而现实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又要和自然资源、自然条件、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因此，研究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生产力和劳动对象的结合，是生产力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种结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存在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资料归属地主、资本家所有，就影响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因为劳动者只有得到地主、资本家的允许，答应地主、资本家剥削的条件，他们才能使用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样的问题研究生产力学的人应该重视，但不属于生产力学研究的范围。

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这种结合，就是要研究各种要素的数量是否平衡。这就是说，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者的需要是和各种生产资料的数量

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同样，劳动者、劳动工具，即社会生产力和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之间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还是在生产中，各种劳动生产物，包括各种劳动工具，各种原料之间，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合乎这种比例关系，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结合就比较充分，否则就不充分。

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结合还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问题。这就是说，要使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这些要求就要在空间上在一起，否则它们不能相互发生关系。同时也要求各种要求的结合在时间上能够很好地衔接。时间和空间的衔接问题是生产力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特别受到注意。在研究各种平衡关系时，过去往往只去研究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而不去研究空间与时间的衔接问题，这不能不是一个缺点。生产力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克服缺点应该起到积极作用。

生产力经济学中关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生产力和劳动对象结合的问题的研究，它的应用就是生产力组织学和生产经营和管理学。

生产力经济学的子部门与生产力经济学的应用部门 生产力经济学的子部门是对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生产力经济学中某一方面内容的发挥。生产力经济学是一门全面的理论科学，其中有许多方面要研究。其中某个方面的研究特别发展，需要形成一门独立学科，而且已经初步形成时，生产力经济学有了这样一个子部门。

比如，经济效果学就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子部门。经济效果学的内容不能完全归到生产力经济学，但是大部分内容看作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内容是可以的。经济效果应该有个科学的概念，这就是劳动消耗和效果的比例关系。运用这个基本概念，来分析社会各种实践中劳动消耗与效果的关系，就是经济效果学。如果在经济效果和所研究的问题是发挥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问题，那么经济效果学的这个部分就是整个生产力经济学中的组成部分。就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子部门。而在经济效果学中关于物质资料生产的研究是占最重要的地位的。

再如，数量经济学的一部分也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子部门，我们知道，数量经济学服务的范围不限于生产力问题，它可以应用到诸如货币政策，物价问题等等问题上，但是，数量经济学也是服务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在这个方面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比如投入产出的问题基本上就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的范围。因此，生产力服务的这部门数量经济学，就可以成为生产力经济学的一个子部门。

可以说，对生产力每一个方面，比如劳动者、劳动工具等等的深入研究，都可以构成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生产力经济学的一个子部门。这些子部门还是属于理论的经济学。生产力方面的时间和空间因素，也是属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基础部分。

除此以外还可以有生产力经济学的应用部门。这方面的子部门很多，比如上面说的生产力组织学等等。生产经营学、管理学等等这种应用部门，严格说来，已经不属于生产力经济学，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讲过生产力经济学是属于理论经济学的，是属于基础的经济科学的，而它的应用，则属于应用经济技术。但是经济学工作者的目的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在于应用。

生产力经济学不能不关心和研究它为之服务的种种领域，对种种有关的应用技术的研究，生产力经济学都应该从理论上给予帮助。生产力经济学是理论科学。

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等等 生产力经济学的方法，基本上是抽象法，这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抽象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抽象，不是笼统的，内容贫乏的

(下转第28页)